

歷史與空間

守着一棵樹

對着一棵樹，立了很久。

樹，根深，幹直，枝繁，葉茂；樹幹有力，樹枝張揚；樹身的褐深深淺淺，樹葉的綠濃濃淡淡，無一處不美，無一處不好。於天地之間，千里萬里，展百態千姿，莽莽蒼蒼，氣韻深長。

樹居山峰，綿延逶迤；樹依湖邊，低垂飄逸；樹在原野，遺世獨立；樹掛懸崖，絕境求生。樹是鄉村優美的風情畫，房前屋後，村頭路口，散散落落，任月光、炊煙自由穿行。樹是庭園不可或缺的青幽點綴，高枝密葉，飛簷翹角隱其中，古樸莊重；蔥蘢起伏，粉牆花窗依其下，步步成景。樹是城市一道有生命的綠色屏障，人行道兩邊，濃蔭交並，一個生機盎然的綠色長棚。

樹的青翠碧綠生動了一春一夏，樹的金黃酡紅燃燒了整個秋天，秋末，樹呈現真實的自己，當一樹濃密的綠葉變黃，落盡，枝便現了出來，那是怎樣清秀的枝子！粗如一縷，細至一絲，枝梢上偶有幾片枯葉飄零，稀疏淡淡，明快簡潔。仰頭看，淡藍的天幕之上，樹隨意劃的幾筆橫斜豎折，便將青天勾勒出沒有規則的圖形，那是一幅多美麗多自由多瀟灑的畫！冬來時，雪紛紛披披地站在樹枝上，清俏的樹頓時團圓胖胖，可愛可喜。

我常常在那些樹跟前走不動路，枝上一片好風景，地上一片清涼影。無數的樹，一棵棵，一簇簇，連綿一大片，看不過來，數不過來，更叫不出它們的名字。那些樹，那些樹，大的小的，高的矮的，形態各異，托着葉，開着花，生着好顏色，襯了好風光。

南方有一種樹，栽種在馬路兩邊，枝條清晰，依次分明，層層向上，細碎的葉子，青春，明朗，養眼，陽光有朝氣，因不知其名，便呼為「陽光樹」，後來知學名叫「小葉欖仁」，真是清秀雅致。還有一種名為「大王椰」，高大俊美，確有王者之氣，圓筒形的樹身，和梧桐一樣光滑平整，被一輪一輪灰白色的邊圍着，如一圈一圈的玉帶，最上面一段，顏色碧綠，像個青玉花瓶，到頂上，樹葉乍開，漂亮極

了。

自古文人多易感，不同時節的樹給予人們內心的感觸總是不同。春天柳條依依，卻留不住遠行的背影，周邦彥《蘭陵王·柳》寫道：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。登臨望故國，誰識京華倦客？長亭路，年去歲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詞人設想，年復一年的長亭路，送別時折斷的柳條應該要超過千尺了。高貴的梧桐常在黃昏細雨裡添加孤獨，白樸《梧桐雨》中的老年唐明皇於雨夜面對貴妃像，憶往昔，難入眠，「這雨一陣打打梧桐葉凋，一點點滴人心碎了」，「雨滴寒梢，淚染龍袍，不肯相饒，共隔着一樹梧桐直滴到曉」，當真是百轉千回。松，竹，梅，歷來以「品格高尚，氣節清白」為世人所稱賞，入詩入畫，嚴寒壓迫，大雪覆枝時，不低頭不彎腰，以蒼翠和幽香，賦生命一曲昂揚向上之歌。

李漁說，棕櫚樹直上直下沒有枝條，對於這點，我並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它沒有枝條還能長葉子。在許多花木中間，卻能做到在下面不侵佔地皮，在上面不遮蔽天空，跟芭蕉比起來，很明顯有克制自己和妨害別人的分別。讀到此，想到芭蕉的樣子，莞爾一樂，芭蕉妨害了別人了嗎？李漁還認為草木是有知覺的，從知道紫薇樹怕癢得知所有的樹應該都怕癢，都是知道痛癢的，這樣看來，草木被鋤除，會像禽獸被宰殺一樣，它所受的痛苦，都不能說出來。確實啊，無論悲歡喜樂，樹一句也說不出來。城市裡的園林工人常常手持鋒利的大剪刀修剪灌木，使長刀鋤去大樹旁邊斜出的枝幹，使之整齊劃一，更具觀賞性，此時，會聽到枝葉嚓嚓落地的聲音，會聞到一股草木的清香，可是，應該還有人類無法聽到的那些花木無聲的吶喊與痛苦的掙扎——它們不能說出來。

撫一撫樹幹，樹有親人嗎？樹的種子從哪來，它的故鄉在哪裡，一無所知，人們從看見這棵樹起，它就站在這，如果不挪動，一直到老，到死都在這一處，一生庇護腳下這一塊土地的蔭涼。樹有朋友嗎？即使再多的朋友也是過客吧，



■年年月月，樹生成獨特的氣質與風骨。 網上圖片

比如快跑的螞蟻，慢行的蝸牛，有兩根白點觸角的天牛，到秋天就銷聲匿跡的知了。偶爾，會有柔軟的藤蘿攀附，會有鳥來築巢，那或許是樹最大的快樂，也自豪自己結實有力的枝杈，竟然成了鳥兒的家，它用輕柔密實的枝葉呵護鳥窩不受風雨侵害。不過大多數的樹沒有藤蘿沒有鳥窩，有的只是寂寞與清冷，偶有風過，樹葉嘩啦啦地響一陣，之後歸於平靜；逢到雷電暴雨，萬花凋零，草葉伏地，惟有樹，風雨裡顯出真正的傳岸英姿。它在這樣的環境裡頂天立地，儘管枝條瘋狂搖擺，碎葉滿地，樹幹仍穩穩不動，它的生命在這一刻散發無限光彩。

很多樹的樹皮寸寸皴裂，條縷分明，摸上去咯手，滄桑遍佈。樹的根扎進黑暗的泥土，不斷汲取水份養份；露在外面的根，盤曲糾勁，凌厲鋪張，像鷹爪一樣緊緊鉤住大地。颱風肆虐，樹用整個生命抗衡，當不敵倒地，甚至連根拔起，地上陷一個大坑時，方能看到根與大地是那麼深深地血肉相連。根向下，枝向上，意志站穩腳跟，生命才能昂揚，所有的痛苦與磨難，都擋不住樹的堅強生長。葉落又綠，枝伐再生，終能撐起一樹蔭涼。人，得時常仰頭，望望樹，細細地認真地，低頭審視，相信會有不一樣的震撼與感悟直達心靈。

「半朽臨風樹，多情立馬人。開

元一枝柳，長慶二年春。」白居易這首詩極能入心，開元之柳，至長慶二年，已歷百年，詩人其時五十一歲，垂暮之年對半朽之樹，萍水相逢，同病相憐，老人，老柳，皆多情，皆半朽，彼此獨特的情感交流，在大唐動政樓某一瞬間定格。

老樹，深沉而寧靜，樹冠撐開猶如一座天然綠色涼亭，不知是否應了莊子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」的無用之用的哲學思想而生存至今。歲月更迭，風雲變幻中，樹數着自己一圈圈增長的年輪，走過百年甚至千年，沒有人知道老樹長了多少次葉，落了多少次葉，受過多少苦楚，看過多少人世悲歡。看那些老榕樹，老樟樹，老槐樹，老榆樹，它們是那麼老，又是那麼年輕，一步不移，一生堅定，可一時依偎，可一世依傍。

樹天生有姿態。即便老去，樹始終是樹。額濟納的胡楊，三千年不死，死後三千年不倒，倒後三千年不朽，倒下的胡楊，形體仍在，更有靈魂，根依大地，幹指着天，生命消失，精神不死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日昇月落，春夏秋冬，萬物應時而發，秩序井然。年年月月，暮暮朝朝，樹生成獨特的氣質與風骨，給人向上的力量與精神的指引。期待守着一棵樹，站在時間裡，見塵世興盛榮枯，悟人生從容恬淡，與之共老，身心俱安。

■文：翁秀美

古典瞬間

■文：龔敏迪

鼎鑄之耳

承五代之亂後，宋朝的統一已是大勢所趨。但將軍們擁立趙匡胤做皇帝，當然也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盤，不過趙匡胤很快就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，對他們實行了一次性買斷的「贖買」政策，沒讓他們和自己一起繼續當可以彼此消長的「大股東」。同時，對於依靠對象的「小股東」，則實行了允許腐敗的「雙軌制」政策。邵伯溫的《聞見錄》記載：「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（趙）普強佔市人第宅，聚斂財賄。趙匡胤大怒，教訓雷德驥說：「鼎鑄尚有耳，汝不開趙普吾之社稷臣乎？」他還「命左右曳於庭數匝。徐使復冠，召升殿，曰：『後當改，姑赦汝，勿令外人聞也。』」御史中丞是管紀律監察的，但他不知道監察的標準是因人而異的，正如明暗兩本賬是完全不同的。

《宋史》還記載：趙匡胤常到趙普家去，一次正遇到偏安一隅的吳越王「遣使致書於普，及海物十瓶，置於廡下。」趙普家人來不及藏起來，只好說實話，但趙匡胤並沒有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。結果打開一看，都是瓜子金！趙普當然推說：「臣未發書，實不知。」可是趙匡胤卻說：「受之無妨，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！」收點賄賂並不算甚麼，重要的是自己不被架空就好。為此，清人趙翼的《大柳驛相傳為趙韓王授徒處》詩諷刺道：「眷深不諱瓜子金，權重咸知鼎鑄耳。」這本來就是利益的交換，沒有甚麼原則可講。所以趙普不僅「營邸店規利」，還「遣親吏詣市屋材，聯巨筏至京師治第，吏因之竊貨大木」。他亦官亦商，搞起了多種經營。這種情況在宋朝的官場中，已經相當普遍。

近臣如此，邊將也一樣，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，有人到京城上訪告御狀，說他強搶民女，借錢財不還！結果趙匡胤反而對告狀者說：「漢超，朕之貴臣也。汝女為其妾，不猶愈於農婦乎？」搶了不是還便宜了你嗎？對於借錢財不還，則強詞奪理說：「昔契丹掠爾，不來訴；今漢超貸爾，乃來訴也！」於是李漢超的不還也就理所當然了！還是那個理，「鼎鑄尚有耳」，哪裡有甚麼公平之類的道理可講？《宋史》說：告狀的人被「責而遣之，驛使返鄉」，被遣送回籍了。對於李漢超則「派密使諭漢超曰：『亟還其女，並所貸。朕姑貸汝，勿復為也。不足於用，何不以告朕耶？』」宋人田況的《儒林公議》則說對告狀者是被「怒而遣之」的，對李漢超則是「密召漢超母，謂之曰：『爾兒有所乏，不來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？』乃賜白金三千兩。」大概是派密使和密召其母兩者並用的，可謂考慮周到。權衡民心與官心，自然「鼎鑄之耳」的官要重要得多。生命總是在消耗別的生命中得到維持，權力和財富也在犧牲別人的權力和財富中得到增長。

這種實用主義的風氣一直影響了整個宋朝的歷史，宋初平定割據政權中，除了曹彬以外，諸將無不競掠財貨，王全斌「破蜀日，奪民家子女玉帛，縱兵大掠蜀中」；王仁贍破蜀之日，「納李廷珪妓女，開豐德庫取金寶」。他們已經得到了作惡的許可證。這樣的軍隊，如何能夠保家衛國？所以宋朝傳到第二代宋太宗手裡，與遼國在瓦橋關一仗中吃了敗戰後，基本上沒有佔過什麼便宜。王安石變法的時候，張郛、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薦章惇時，王安石提出疑問說：「聞惇極無行。」李承之的回答是：「某所薦者才也，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，素行何累焉！」說白了，就是一時的相互利用而已。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：王安石的新政一到地方就變了味。爪牙之臣勾結土豪劣紳，乘機盤剝老百姓，引起了到縣衙告狀的集體上訪事件，可是東明知縣賈藩竟然把暗賬當成了明賬，直言不諱地說：「爾等刁民，官不貪污，何以養家餬口？爾等再鬧，必大刑伺候！」道德的約束已經蕩然無存。

常常疑惑：為甚麼宋朝的大奸臣、貪官如秦檜、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賈似道……這麼多，這麼出類拔萃？原來宋朝一開始，就形成了一個他們得以滋生的土壤。

文藝天地

試筆

■文：星池

得失

銀灰色的校車於路口緩緩停下，門甫開啟，坐在前排的他，揹起肥大書包和提著輕便布袋，小心翼翼地，走向早在等候的外祖母。

這名六歲男童，滿心歡喜地告訴外祖母，因為臨近聖誕節，所以老師送了塑膠小玩偶給我們，他特別喜歡其亮燈的裝置。外祖母於是和藹輕聲問他拿來看，男童立即伸手進布袋內查看，惜尋遍不獲。他猛然醒覺，可能一時大意，把它留在課室的桌子內，他頓然帶點失落的神情。在這稍欠陽光的星期五，外祖母連忙安慰孫兒，希望下星期一回校時能夠順利尋回。

此時，男童眼珠一轉，懇切地說：「早會時，老師也時常問我們，是誰丟失了外套等物品。」然後，他淡淡問道：「若果最終小玩偶不見了，我在學校小息時已玩了一會兒，至少留有一個回憶。」這小小身軀，一臉純真拋出如此世故的說話，讓人先愕然，後破笑，不知他從何聽過此等想法。

指縫輕易流逝萬般塵沙，也許失去一片變幻莫測的天空，能真正得到長存心坎的美景。雙手緊握的，又是否真正擁有，得到後誰願放手，難免執着。小男童

坦率看世界，或未全然領略，繼續吸收，學習。

周五及六，學校課室會成為補課班及課外活動的地方，進出者眾多。結果，男童終究無法覓回小玩偶。家人藉此告訴他，拾遺偷走物件的人做得不對，可幸男童從沒失去誠實善良。或者，貪圖不屬於你的東西，失去的反而更多。

一個月悄然飛逝，男童早已把此事拋諸腦後，沒再提起。這天，男童放學回家，隨即翻看褲袋，查閱每個衣袋。外祖母柔聲細問他何事，原來這次老師送了他一張小貼紙，但忘掉放在何處，不知所終，或因疏忽而忘掉。最後，須開始做功課，惟有先擱下這事。這男童，踏上成長道路，體會得失，依舊冒失。



■放手，失去了，也擁有了。 網上圖片

手寫板

■文：卞允斗

老槐樹

■槐樹花。 網上圖片



它的美味了。

老槐樹好景不長，慢慢地乾枯了。1967年秋天，父親將這棵承載着歷史的老槐樹刨下來，好一點的木料做了傢具，大部分成了做飯的燒柴。

追溯老槐樹的年輪，看來只得按理論推測了。據我八十多歲的爸爸講，他聽老人們傳說是棵唐槐，對此說法我一直抱有疑問。古時候，我們老家這個地方由於歷代戰亂，加上水患和瘟疫，到處是一片荒涼，已經沒了人煙。居住的村民也是在明朝遷移過來的，我家祖先就來自河北秦皇縣。

在從山西、河北遷移時，人們大都惦记着洪洞縣的老槐樹，那裡是人們留戀的地方。為了懷念家鄉，先人們就在自己新蓋的房前種植了國槐樹。按此推斷，這棵老槐樹應是明槐，距它消失大概有四百多年的歷史。

老槐樹的由來大概有多個解釋，可能先人們在遷移來之前就存在，也可能是來到此地後立即栽種的，更可能是若干年以後栽種的。但無論是哪種可能都不關重要，答案就是它的確是棵古老槐樹，是一棵為人類作了貢獻且值得懷念的老槐樹。

幸運的是，在離它不足五米遠的地方還有一棵小槐樹，在我幼童時它只有小手指一樣粗，個子只有一米多。現在胸圍已有六十多公分，根深葉茂，給整個小院子增添了無限生機。這棵小槐樹繼承了老槐樹的基因，接過了老槐樹的接力棒，見證着人類社會的變遷。但願古老國槐枝繁葉茂，沐浴着燦爛的陽光，吸納着雨露營養，為自然環境的美化優化盡自己的力量吧。

摘不到的槐米開出了淡黃色的槐花，好看極了。到了深秋，一串串果實像珍珠一樣，隨着秋風蕩漾。我們老家方言把槐樹種子叫做槐連宕，父母將乾透了的槐連宕用竹竿打下來，將它搓掉皮，用大鍋煮熟後用水沁泡，洗淨後做鹹食，吃起來味道好極了。我現在還回味着它的美妙，可是再也不能吃到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宋樹桐

思念

是那不經意間的回首

每一片寂寞都飄落成雪

讓心中泛起淡淡的憂愁

只是為了那份遙遠的思念

往事依稀如一首發黃的詩

不曉得甚麼時候

你就站在那個窗口

竟被身邊流淌的歲月

日曆黏貼了感動翻過

悄悄漂白了頭

